

宋元明市語彙釋

袁津琥

王鎔先生《宋元明市語彙釋》一書是到目前爲止，從漢語詞彙角度研究這一時期市語的集大成之作，全書共收錄宋明以來市語專著八種，從中擇其辭書未載、語源可說者三百餘詞進行詮釋，並酌引用例，創獲頗多。同時，王先生又將宋明以來八種市語專著中收錄的市語，按音序編排，略作校勘作爲附錄附于書後，供不能獲睹諸書者進一步研討，用心極善。筆者曩撰有《〈宋元明市語彙釋〉商補》一文，就王文中部分詞條的訓釋提出商榷，今再就附錄中已收而王文、拙作未釋及《漢語大詞典》等通行辭書未載或雖載釋義有誤、舉證過晚，語源又可說者若干條，稍加說解，供市語研究者參考。

《綺談市語·飲食門》：“蜜，百花釀。”

按：“蜜”爲蜂採百花釀成，故云。羅隱《蜂》：“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佔。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又《西湖遊覽志》卷三：“仙姥墩，《神仙傳》云：餘杭人也，嫁于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故或以“百花釀”代酒。宋郭祥正《青山續集》卷三《太守視新堂》：“宴我登哦亭，推我居席首，初嘗百花釀，肴簌無不有。”《漢語大詞典》僅收“百花酒”未收“百花釀”，引證也未得其源。

《綺談市語·走獸門》：“鼠，家兔。”

按：“家兔”疑爲“家鹿”之誤。《紺珠集》卷十二：“嶺南

人食鼠謂之家鹿。”又《說郛》卷三十三引宋·張師正《倦遊雜錄》：“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鱔，草蟲曰茅蝦，鼠曰家鹿。”至於典籍中以“家兔”代指“鼠”，則愧無所知。

《綺談市語·飛禽門》：“白鷗，閑客；鷺，雪客；鶴，仙客；孔雀，南客；鸚鵡，隴客；孔雀，南客。”

按：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六《五客圖》：“李昉文正嘗于私第之後園，爲詩募育五禽以寓目，皆以客名之。後命畫人寫以爲圖。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爲隴客、白鷗爲閑客、鷺鷥爲雪客。各有詩篇題于圖上，好事者傳寫之。”以上市語均本此。《漢語大詞典》漏收“閑客”。“雪客”、“仙客”條下引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五客圖》；“南客”、“隴客”條下又引《本草綱目》，自相違悞。

《綺談市語·服飾門》：“裙，六幅。”

按：古下裝或爲六幅（豎條）狀（見《禮記注疏》卷五十八鄭注），故以“六幅”代指“裙”。李群玉《同鄭相並歌姬小飲戲贈》：“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云”。明蘭楚芳《春思》：“七條弦斷數十截，九曲腸拴千萬結，六幅裙攬三四摺。”

《綺談市語·服飾門》：“靴，革華。”

按：此條王鏊先生《宋元明市語彙釋》未舉用例。今補：陳與義《八韻歌》：“革華雖可侯，不敢踐危地。木奴曾足飽，寬作十年計。”王十朋《梅溪集·景廬嘉叟各和詩五首複用前韻》：“草堂相去不多餘，雨後登臨喚革華。”

《綺談市語·果菜門》：“石榴，天漿。”

按：《酉陽雜俎》卷十八“石榴甜者謂天漿，能已乳石毒”。王十朋《梅溪集》前集卷六《榴花》：“客館逢重午，石榴花正芳。吾廬開亦好，歸去嚼天漿。”

《綺談市語·天地門》：“雪，六花、天瑞。”

按：此條王鏊先生所舉例證爲《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張協狀

元》：“朔風四野雲垂地，向長空六花飛墜。”時代稍顯太晚。宋梅應發等《四明續志》卷十《和趙知錄韻》：“甫能乞得六花飛，又要憂它褐與衣。爭似煙江漁釣侶，賣魚沽酒唱歌歸。”

《綺談市語·身體門》：“唇，樊素。”

按：《樂府詩集》卷八十一白居易《楊柳枝》二首引其斷句“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綺談市語·身體門》：“腰，楚柳。”

按：王鎔先生《宋元明市語彙釋》言“作品中多分用而罕合用者”。說無大礙。唯筆者近于典籍中發現一則用例，極為難得。白居易《酬鄭侍禦多雨春空過詩三十韻》：“楚柳腰枝韞，湘筠涕淚滂。晝昏疑是夜，陰盛勝于陽。”

《綺談市語·身體門》：“眉，春鋒。”

按：王鎔先生《宋元明市語彙釋》謂“鋒”似當作“峰”，是也。語當本宋王觀《卜算子·送鮑浩然之浙東》：“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雍熙樂府》卷九《一枝花·間阻重歡》：“眼橫秋水，眉黛春峰。俺正是俏雙雙出衆超群，料應來世上絕倫。”

《綺談市語·水族門》：“石蜃，坐魚。”

按：“石蜃”當作“石蛤”。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十三于“鼃”條下，列其別名有“長股”、“田雞”、“青雞”、“坐魚”、“蛤魚”。並說“鼃”之又名“坐魚”者，以“其性好坐也”（《佩文韻府》卷六“坐魚”條引《廣雅》說亦同，但今《廣雅》無此文，不知何據）。又《廣西通志》卷三十一：“水蛙，味可食。案《嶺南雜記》：石蛤一名坐魚，即蛙大者耳。重者斛許，土人連皮食之。”宋《四朝聞見錄》乙集卷三“田雞”：“杭人嗜田雞如炙，即蛙也。舊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憲聖南渡，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申嚴禁止之。今都人習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剖冬瓜以實之，置諸食蛙者謂之送冬瓜。黃公度帥閩，以閩號爲多進士，永

必諸貫宿。戒庖兵市坐魚三斤，庖兵不曉所名，遍問諸生，莫能喻。時林執善多記，庖拜而問焉。執善語以可供田雞三斤，庖人如教納入。黃公度笑而進庖人曰：‘誰教汝？’庖以執善告。黃公遂館林于賓閣云：‘執善記博而瑰奇，爲南宮第一。’試聖人備道全美論，至今舉子頌之。”《南宋雜事詩》卷一沈嘉轍：“家鄉風物嗜鳴蛙，聖主頻頒惠愛加。寫到坐魚資博雅，市門日日送冬瓜。”

《綺談市語·水族門》：“細鱗，魚。”

按：此以特指代全稱。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十六“魚之屬”有“細鱗”謂“生溪塘中以鱗細故名”。《滇略》卷三亦謂金沙江中有細鱗魚，肥甘異常。宋《芸庵類稿》卷三《和人松江》：“斜日江邊膾細鱗，誰解扁舟載西子。”宋劉學箕《方是閒居士小稿》卷下《哨遍》：“周生曰：‘佳哉，斯景也！詎可無樂乎？’於是相與破霜蟹、斫細鱗、持兩螯、舉大白。”

《綺談市語·水族門》：“蟹，郭索。”

按：王引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一《委巷瑣談》：“仁和沈明德宣，文辭贍富……嘗有詩咏蟹云：‘郭索橫行逸氣豪，秋來興味滿江臯。玉缸十斛醪醕酒，不待先生賦老饕。’例證太晚。市語以“郭索”指“蟹”當本揚雄《太玄經》卷二“初一，蟹之郭索，後虵黃泉。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歐陽修《歸田錄》卷二引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輅”。《貴耳集》卷上引徐淵《蟹》詩：“不到廬山辜負目，不食螃蟹辜負腹。亦知二者古難並，到得九江吾事足。廬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來酒邊。持螯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年。”

《綺談市語·玉帛門》：“金，黃物。”

按：金色呈黃，故以黃物相稱。《續金瓶梅》第八回：“叫不應頭上青天，即是閻羅追命鬼；現放著腰間黃物，這纔斷送負心奴。”《紅樓圓夢》第十二回：小憐道：“但肯出多少？”琪官道：

“竭力打算五十黃物。”

《綺談市語·玉帛門》：“銀，白物。”

按：銀色呈白，故云。元高德基《平江紀事》：“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穴坍塌，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物也，乃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醒世恆言》第十六卷：（張蓋）當下把兩臂靠在卓上，舒著頸，向婆子低低說道：“有個女子要與我勾搭，祇是沒有做腳的，難得到手。曉得你與他家最熟，特地相求，去通個信兒。若設法得與我一會，決不忘恩。今日先有十兩白物在此，送你開手。”

《行院聲嗽·鳥獸》：“牛，馱老、丑生”

按：王銖《宋元明市語彙釋》引《雲窗夢》劇三折：“恨則恨馮魁那個丑生，買轉俺劣柳青。”等，並謂“丑生”當即“畜生”，語音小變。竊謂孤立看此條，王先生之言，自可備一說。然考慮到《行院聲嗽·鳥獸》又有“豬，亥兒”、“狗，戌兒”（原書作“戌兒”，今校正）等條目，然則稱“牛”爲“丑生”者，當是古人以十二生肖配十二地支，“牛”爲“丑”；“豬”爲“亥”；“狗”爲“戌”也。《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十引《筆談》：“鶴相丁晉公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又記眞宗東封事，宿奉高宮之夕及升中展事，皆有仙鶴迎舞。又天書每降，必奏有天鶴前導。又以其令威之後而好言鶴，故但呼爲鶴相。猶牛僧儒爲丑生也。”其中“牛僧儒爲丑生”，當指其蠢笨如牛也。王引《雲窗夢》用例，則與市語無涉。

《行院聲嗽·天文》：“冰，冬凌”。

按：王引元刊雜劇三十種《氣英布》二折“觀楚江山似火上弄冬凌，漢乾坤如碗內拿蒸餅”及《玉壺春》劇二折“硬鼻凹寒森森掃小雪來，冷臉似冬凌塊”。《漢語大詞典》則引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一：“熙寧中欲行冬運，汴渠舊制有閉口，十月則舟不行，於是以小船數十，前設碓以搗冰，役夫苦寒，死者甚

衆，京師諺語有‘昔有磨磨漿水，今有碓搗冬凌之諺’。”時代更早，然也未得其源。白居易《醉後戲題》：“自知清冷似冬凌，每被人呼作律僧。今夜酒曛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

《通俗編》卷三十八引《江湖切要》：“剃頭曰削青。”

按：剃頭者，謂削去頭上青絲也。宋吳泳《鶴林集》卷三十九《公主剃胎髮祝壽文》：“滌犀錢兮泛璿果，進顰睨兮沐蘭湯；雲鬢兮削青，螭首兮凝綠；阿保抱持，傅姆延祝。”

《行院聲嗽·伎藝》：“喝采，務頭。”

按：王鏐《宋元明市語彙釋》引《水滸傳》第五十一回：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鑒事人。”並說“務頭”爲詞曲中最精彩動人之處，故云。竊謂說頗可商。楊慎《丹鉛余錄·續錄》卷十一“部色”：“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呼部頭爲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曲譜》“‘務頭’之說，無講及南曲者，然南北同法，苟遇緊要字句，須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所謂做腔處。每曲或一句、或二三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務頭’，宜施俊語，否則便爲不分‘務頭’。”方以智《通雅》卷十九“部色”則謂“《九宮譜》有務頭，言填詞之法，非呼人也。其說施俊語亦非，蓋謂其發聲，當用陰陽字之類。”均之三說，似方說爲是，蓋“務頭”爲一曲中之警策處，講究聲調（與“俊語”無關），引申之則有關鍵的意思。上引《水滸傳》中用例就是關鍵處的意思，當然關鍵處也常常是精彩處。今跑江湖、擺攤獻藝者，猶每每於表演之精彩關鍵處故做停頓，以收斂觀衆錢財。

《梨園市語》：“以魚爲河戲。”

按：《金陵六院市語》：“稱河戲知其用魚。”《行院聲嗽·鳥獸》同。關於“魚”爲什麼叫做“河戲”，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謂“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爲隱語以欺人”。竊考

《圓社錦語》已有“江戲，魚”的說法，然則稱魚爲河戲或江戲，當是與魚的生活習性有關，而不得以雙聲爲說也。竊謂當本《古樂府·江南》：“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圓社錦語》：“歪，不正也。”

按：在現代漢語中，“歪”字是個出現頻率比較高的常用漢字，但在漢語辭彙史上“歪”字則還有許多問題沒有研究清楚，比如“歪”字最早見諸使用的時代在何時？到現在就沒有弄明白。“歪”字在辭書中被收錄，最早見之于遼代釋行均編纂的《龍龕手鑑》卷四“不”部中，但限于體例，釋行均並未徵引書證。後出的《康熙字典》“除了僻詞僻義之外，差不多每一個字的每一個意義都有例子”（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九卷《理想的字典》，53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但也同樣沒能舉出書證來。現在出版的《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則或根據《正字通》，或根據《字彙》，一引元佚名《獨角牛》第二折：“直打的這壁破，那壁傷，碯可可嘴塌鼻歪”（《漢語大字典》，第二冊，第一四四一頁）作爲書證，一引元馬致遠《殘曲·集賢賓》“酷吟得詩句穩，忙寫得字兒歪”（《漢語大詞典》，第五冊，第三五二頁）作爲書證，時代均顯滯後。王鎔先生雖然在這裏根據《圓社錦語》“歪，不正”推斷“這個俗字至遲在宋代已較普遍地使用”。不過，王先生依然未能舉出宋代的用例來。

筆者最近在讀書過程中發現“歪”作“不正”講的幾則宋代用例，極爲難得，現列於下：

《全唐五代詞》引藍采和《水仙子》：西風寬舞綠羅袍，每日階前沈醉倒，頭邊歪裏烏紗帽，金錢手內拋。

宋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引歐陽修《十二月詞》：九月重陽還又到，東籬菊放金錢小，月下風前愁不少。誰語笑？吳娘搗練腰肢嬾。槁葉半軒慵更掃，憑欄豈是閑臨眺，欲向南雲新雁

道。休草草，來時歪風取伊消耗。

宋劉克莊《後村集》卷四十五《丁醜上制帥》：張魏公秦丞相雖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也。

從以上用例分析，王鎋先生做出的“歪”“這個俗字至遲在宋代已較普遍地使用”的推斷是極為可信的。

宋朱彥《萍洲可談》卷一：“都下市井輩謂不循理者為‘乖角’。”

按：王鎋《宋元明市語彙釋》引《太平廣記》卷五四《韓愈外甥》“衣服淖弊，行止乖角”及《劉知遠諸宮調》第二“兩個妯娌更乖角：‘待你久後身榮並奮發，把三斗咸鹽須吃他！’”證成其說，是也。唯此詞至明時，語義又有變化，指精明之人。《水東日記》卷十：“世稱警悟有局干人曰‘乖覺子’，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韓退之云‘親朋頗乖角’、羅隱詩云‘祖龍胥事渾乖角’，宋儒《語錄》亦有‘乖角’，似與今用‘乖覺’意相反云”。《菽園雜記》卷一以為“蓋奏詞移文間用方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竊謂“乖覺”即“乖角”，為方言時語，明楊一清《關中奏議》中用例極多，可證。從指“不循理”到指“警悟”，這是詞義的感情色彩發生變化。

眼腦

按：王鎋《宋元明市語彙釋》第六十四頁謂“此詞市語專書未見，但‘腦’之作用與‘老’同，均為後綴”。引《董西廂》二“眼腦颯軋，人材孟浪”，《燕青博魚》劇四折“為甚麼干支刺吐着舌頭，呆不騰瞪着眼腦”。

筆者按：王說甚是，唯例證還可提前。《宛陵集》卷十二《擬韓吏部射封狐》：“養雛四三已相似，眼腦實異鸞皇生。一朝車輪翅墮地，狐鼠入穴梟黨烹。”沈端節《克齋詞·西江月》：“幸自心腸穩審，怎禁眼腦迷奚。招愁買恨帶人疑，一味笑吟吟地。”

〔參考文獻〕

王 鎔 宋元明市語彙釋.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7.

袁津琥 宋元明市語彙釋商補. 古籍研究 2002 年 (3)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等 漢語大詞典. 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86
~ 1993.

(袁津琥 綿陽師範學院中文系 郵編 621200)

簡 訊

俞理明教授 2004 年 5 月 29—30 日在杭州參加商務印書館和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商務印書館語言學出版基金第二次中青年語言學者論壇, 發表論文《漢語詞彙史研究瑣議》。2004 年 9 月 13—18 日參加在湖南師範大學舉行的第二屆國際佛典語言學研討會, 發表論文《從“佛陀”和它的異譯看佛教授用語的差異》。2004 年 9 月 20—24 日參加在武漢大學舉行的第七屆古代漢語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否定詞“否”的詞性》。2004 年 10 月 20—22 日參加由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和南京大學文學院主辦的第四屆中古漢語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漢魏六朝佛道文獻詞彙新成分的描寫設想》。